

挑战和机遇, 即中匈两国关系的动态

主编寄语



《经济文献杂志》(JEL) 编码: B00、E6、F01、H12、O21

关键词: 经济政策、“一带一路”、“向东开放政策”、匈牙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欧盟

近年来, 中匈两国关系的完善, 蓬勃发展, 由两国人民相互尊重, 友谊和经济发展为证明。两国关系坚如磐石, 历久弥新。

鉴于欧盟《里斯本战略》¹ 失败和随后2007-2008年经济危机使欧盟成为了世界经济中最脆弱的地区, 匈牙利政府理所当然地将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从欧盟转移到东方国家市场,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而缓解其对西方的关注(也就是依赖性)。2010年后的匈牙利经济外交还意识到, 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和经济禁运原因“禁止”匈牙利产品出口有可能在往后造成严重后果。因此, 匈牙利作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在东西方地理和经济关系的边界线上, 开始其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而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看到中国对我国的兴趣以及中匈将合作建设的超高速匈塞铁路线的准备工作, 令人感到欣慰。

在中国, 匈牙利人的形象很好。他们往往认为, 我们与匈奴, 与奥迪拉的民族有关。其实, 这个认知有很多道理。² 而在中国边境地区, 长城沿线传统中仍然存在匈奴入侵边境, 强抢名女和汉族诡计多端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像许多亚洲人那样, 我们的祖先曾经也经常交战, 但作为明智的亚洲人民, 他们始终抱有互惠互利的意识。最终, 奥迪拉的人民, 即马扎尔人从古老的祖国并没有向南方扩展。在那里不仅有万里长城, 而且还有更发达的中国行政体制, 健全的国家结构和超前的产业, 换句话说, 阻挡在前的是个更发达的文明。然而, 我们实施季节性游牧的祖先不仅与周围的人民交战, 而且还与他们进行了交易, 所以当时(也)形成了一种“通用语”。就像最近几个世纪那样, 外交关系得到了丰富、

文化互动得到了加强、也形成了知识交流。对我们匈牙利人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与友好,亲属民族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作为亚洲民族在欧洲扎了根。我们与周围的斯拉夫民族没有亲属关系,我们的“根”留在说同类语言的那些民族生活的中亚。这个新旧友谊支撑着我们。我们与中欧国家德意志和斯拉夫语人民保持稳定的友谊关系,而与中国人民数千年的友好关系则变得越来越强,其意义很大。唐代诗人王勃一首诗的这一行能最好的表达我们的看法:“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回到两国关系历史的话题,除了匈奴祖先之外,中国历史书籍还提到匈牙利的其他情况。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文献中记载了反对奥地利帝国³起义的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和1848-1849年的革命和独立战争并且对匈牙利民族的自由斗争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对长期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眼中,自由和为自由的奋斗是亲切和英勇的。当我访问北京民族学院,来自中国遥远省份的博士生把我视为自由战士们的家乡来的客人。他们听说,有个国家经历了很多自由斗争,遭受了战争失败的后果,但总能站起来。他们听说,这个中欧国家在1956年首次打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且这个民族与被认为在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立于不败之地的苏联军队进行了武装斗争。中国人还生动地记得来自匈牙利的石油工程师和地质学家,他们在探索中国丰富矿藏中发挥了先驱作用。他们还知道,在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十年的苏维埃制度中匈牙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有点心虚地问道:匈牙利的人口有多少?我说:一千万。他们有些感到意外,因为仅仅北京这一个城市的人口比匈牙利的要多。我稍微缓解他们的惊讶补充说:但是有五百万人生活在我们现在的边境之外。欧洲各个民族小一些,而且国家面积也较小。我那时候,在那里才明白,一个民族的大小,在其他民族心目中的“品牌”不是取决于人口,而是国家凝聚力、团结力、意志力和公共财政的良好协调。

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值得特别提出,其周年具有纪念意义。七十年前,匈牙利在1949年10月4日承认了在那之前几天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两天后与这个远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具有2500年历史的中国哲学学说认为,平衡是世界的中坚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应该以此为努力的方向。在这些领域,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参与者,甚至已经扮演主角。平衡是一切的基础:和平与国际合作、可持续的繁荣富强,对环境负责任的经济发展和公平的世界贸易等。匈牙利的利益是形成能顾及各方对公平之关切的平衡,为此寻找的不是敌人而是愿意合作的伙伴。匈中经济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尊重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和政治领导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干涉内政。同时,我们中国朋友也赞赏我们就复兴经济的努力,特别是匈牙利2010年后的,导致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和金融稳定的非常规经济政策。多年前,欧尔班·维克多尔总伦理在出台“向东开放政策”时,在克特切(Kötcse)公民野餐会⁴上表示,基于互惠互利的合作基础是不试图训斥我们新朋友,不干涉他们的社会政策。我们也没有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几年的家长作风以及对我们经

济政策的插嘴，我们甚至把他们“抛弃”了。我们还偿还了我们的贷款。有趣的是，我们通过使用基于负担分摊和非常规手段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在欧洲空间中突出的，最高GDP增长成就，而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不仅没有对此表示支持，反而不断地试图对我们实施制裁。虽然我们欢迎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但并不承认其约束力。在中匈关系中，政治互信占主导地位。中欧的邻国也是如此。包括匈牙利在内的这个地区已成为了目前虚弱的欧盟的增长引擎。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V4）平衡了表现不佳的欧洲核心国家，带来了增长的动力。得益于我们中欧后苏联国家的贡献，欧盟28国的宏观经济平均数据得到了改善。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和科学关系正在蓬勃发展，而这种氛围也鼓舞着企业界。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高层互访频繁，我们坚持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整体关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同塞尔维亚、波兰和匈牙利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捷克成为战略伙伴。我们对“16+1合作”的发展方向具有广泛共识。依托16+1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为主平台，连续出台《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以及一系列合作纲要，建立约20个领域合作机制，引领合作持续深入发展。在这些框架内，匈牙利各所大学也与中国学术界建立越来越密切的往来，甚至对匈牙利而言，中国是最大的欧洲外贸易伙伴，而中国对匈投资为本地区最多，累计已近45亿美元。中资企业解决我国1.5万人的就业。匈牙利设有四所孔子学院以及本地区独一无二的匈中双语学校，而在中国十一所大学开有匈语班。

中国有句古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16+1合作”实现了开门红，在它迈入新的成长阶段之际，需要明确新方向，注入新动力。中国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高兴地看到欧盟争取实现稳定，因为其合作伙伴只能是一个稳定经济的联盟。中国的利益，是在贸易投资不断自由化的欧盟市场拓展新机遇，提升经贸务实合作规模。

中方“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匈方“向东开放”政策进行了战略对接，开创了中匈同欧洲国家商签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先河。在“一带一路”和“16+1合作”等新平台的带动下，中匈中匈经贸成就、投资、金融、农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将可能惠及两国民众。

本篇篇幅较长的引言中，还需要提起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个话题：1968年事件。这是实行固定计划经济的匈牙利推行的新经济机制，引入改革的那一年。在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主导同时，还为市场各要素发挥更多作用提供了机会。尽管实行了计划经济，但在其框架内允许企业行为，也就是说，可租用国有生产工具，可以在国有企业内的“社会主义旅”之外设立“经济合伙企业”、“自行结算单位”以及在大型农业企业之外发展家庭农业。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给当时匈牙利经济赋予了力量，而给工人们赋予了经济利益和额外的收入。由于内部的倒退势力，尤其是苏联的镇压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它失败了，但其中一些因素仍然存在于匈牙利。然而，这种模式在中国得以完善并且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形成框架，而市场在其范围内繁荣。这

种生产方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之一。中国在这方面成功了,但是在匈牙利却被推翻,其实,在社会主义世界制度下滑的时候,这种经济制度本来可以帮助我们顺利实现市场经济转型,⁵而不用从西方引进到200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末,在匈牙利(同样)失败的严酷的自由经济政策。这种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向我们证明,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的管理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模式,新兴市场经济的趋同不可想象。在放弃政治制度转变后的十年中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匈牙利转向了这个模式。国家组织经济的活动强大,规范、监管、甚至国家所有权都得到加强,而且国家控制各种流程是新匈牙利模式的决定性基础。我们两国有着相同的经济原则和运用相似的经济政策,所以有机会在中匈经济合作中取得成功!

21世纪的匈牙利人除了建设商贸关系之外,还对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决定因素的这个成功的远东国家⁶还持有一种天然的兴趣。而中国政府有关人士、研究人员和商人也无疑地对开拓欧洲市场中决定性的,具有良好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的匈牙利感兴趣,并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其经济和历史。所以《公民评论》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决定出版一期中文特刊,其中包括关于匈牙利金融和货币政策、预算监控、经济条件、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论文,通过我们作者的文章获取真实的学术信息。我们作者包括但不限于:受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尔委托牵头2010年财政转变的时任部长,现任央行行长的毛托尔奇·捷尔吉(Matolcsy György)、监督财政纪律的预算理事会会长科瓦奇·阿帕德(Kovács Árpád)以及匈牙利国家审计署署长多莫科什·拉斯洛(Domokos László)写的是综合性的财政方面的论文。从人力资源部部长加什勒·米克洛什教授、匈牙利科学院正式院士哈姆扎·加博尔(Hamza Gábor)和马洛特·米克洛什(Maróth Miklós)等其他支持政府经济政策的教授和年轻研究员的论文中可以获得我们历史和文化价值方面的重要知识。

因此,我们将本特刊献给中国专业读者并希望谨以此谦逊的形式,为进一步深化中匈两国人民的经贸、外交关系和友谊做出贡献。

祝您阅读愉快!

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

伦特奈尔·乔巴博士教授(Dr. Lentner Csaba)
《公民评论》主编

备注

¹ 这是欧盟于2000年通过的,应对全球挑战的一项回应。据该战略,欧盟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打算到2010年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早在2000年代中期,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它的实施已失败。

- ² 匈牙利人的起源，形成以及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仍然没有完全澄清，但根据一些资料，我们的先祖来自伏尔加河、卡马河、鄂毕河、别拉亚河流域和乌拉尔南部地区，今天的巴什科尔托斯坦领域，并游牧中亚地区。作为牧民，我们的祖先不断寻找新的牧地而且与匈奴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最近历史研究有可能证实）我们的祖先是奥迪拉的匈奴族，所以马扎尔人的发源地可能更加靠向东方。也就是说，最近完成的基因研究表明，肯定可以排除芬兰-乌戈尔来源。定居于喀尔巴阡山脉盆地的祖先基因证实匈奴来源，或从另一个角度看，有可能发生了基因交换。匈牙利民族在公元九世纪定居于多瑙河盆地后，又发生了一次基因交换，所以当前马扎尔人的基因组不太像定居祖先的基因组。本着历史真实性和注意到复杂的情况，还要提到，被称为亚洲民族的，主要向西扩展的匈牙利部落，在公元第九世纪的定居时，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了多瑙河和蒂萨河盆地，而是返回来了。注意到他们迁徙放牧生活和突袭战斗方式，并不能排除所谓的第二次征服定居的理论。
- ³ 在公元1000年左右见过和加入基督教的匈牙利民族从15世纪开始作为欧洲和基督教的防御堡垒，大约一个世纪成功抵抗侵入的奥斯曼帝国。但在1526年，在匈牙利莫哈奇战败之后，国家大部分被土耳其占领或影响。而领土减少的匈牙利王国的其余部分受到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影响。在1686年，在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帮助下，在物质和军事力量方面受到哈布斯堡皇室帝国的指导下，英勇的匈牙利人成功驱逐土耳其人军队。此后，奥地利提出对匈牙利王国的整个领土的主张。
- ⁴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和基督教民主党（Fidesz-KDNP）形成的右翼公民党联盟背后的公民知识分子每年都会在匈牙利肖莫吉州（Somogy）克特且（Kőtcse）组织会议。在会议期间，政府领导报告他们的计划和成就，并且我们共同讨论当前的和具有更长远意义的政治决策。
- ⁵ 我们通过有机地建设内部市场参与者，本来可以避免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国债陷阱，该陷阱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四分之一，社会和经济步入混乱局面。
- ⁶ 现在的这种兴趣类似于在9-10世纪定居喀尔巴阡盆地建国后的几百年里，匈牙利人争取寻找和了解最早的祖国和亲戚民族、最早的亚洲邻国，并与他们建立关系。众所周知，道明会士神父尤里安（Julianus）到达了Magna Hungaria（匈牙利原始的家乡“大匈牙利”），当他重回当地时，他发现蒙古鞑靼人已摧毁了马扎尔人的原始家乡。到第十三世纪初，即在1241-1242年也入侵了匈牙利王国。